

第五章 從日治到戰後之古典詩作探討

賴子清一生汲汲營營於文獻及史料的編纂與收集，集結出《嘉義文獻》、《台灣詩醇》以及《台灣詩海》等作品，此亦是賴氏較爲人所熟知的文學活動，然除此之外，他本身也經常致力於詩作的創作。

由於賴子清生於西元 1894 年，卒於西元 1988 年，人生經歷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直至八〇年代，故能體驗到不同的政體與社會風氣，投身於文學活動的期間也相當長久。筆者廣泛搜查日治時期至戰後以降的各大報刊，在當中發現不少賴氏的漢詩創作，其中最早刊登於報刊的一首漢詩，乃大正四年(西元 1915 年)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的〈送潤庵詞兄轉駐閩報館〉¹，最後一首則是民國六十八年(西元 1979 年)發表於《詩文之友》的〈老松〉²。其寫作年代包含了日治時期大正³、昭和⁴紀年，西元 1945 年台灣終戰後，隔四年國民政府遷台，全台紀年改爲民國⁵，賴氏從廿一歲寫到八十五歲，戰前詩作大多發表於以「大正」、「昭和」紀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戰後則主要發表在以「民國」紀年的《鷗社藝苑》與《詩文之友》，因而其所經歷的寫作紀年可謂由大正、昭和以至民國。賴子清發表於各大報刊或後世刊行詩集上的詩作大約近三百首，以其歲數而言，雖然不算是產量相當多的詩人，但平均幾乎每年都有作品見世，足見他對古典漢詩創作的興趣以及堅持。

賴子清見世的這些作品當中，約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參與擊鉢所留下的創作，「擊鉢」乃古時文人雅士結社的文學休閒活動，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配合每次題目、體裁、韻目等限制所作成的詩，在眾詩友完成作品後，再由推派的詞宗依序揭曉詩作的排名，此亦是擊鉢之高潮階段。擊鉢活動在日治時期更蔚爲高峰，於西元 1934 年出刊的《東寧擊鉢吟前集》與西元 1936 年出刊的《東寧擊鉢吟後集》⁶即收錄了上千首的擊鉢詩作，在《前集》當中台南詩社南社長趙雲石序文即言：

自櫟社南社創立。以及瀛社繼起。詩社林立。詩人輩出。真如雨後

¹ 〈送潤庵詞兄轉駐閩報館〉一詩見《台灣日日新報》5471 號，1915.09.14。

² 〈老松〉一詩見《詩文之友》295 號，1979.08。

³ 日本大正紀年由西元 1912 年至西元 1926 年。

⁴ 日本昭和紀年由西元 1926 年 12 月 26 日至西元 1989 年。

⁵ 西元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於南京的總統府宣誓就職，中華民國正式成立。但在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對抗失利，失去所轄中國大陸絕大部分的領土主權，因而西元 1949 年 12 月 7 日，中華民國將中央政府遷至當時甫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此後台灣便以「民國」紀年。

⁶ 《東寧擊鉢吟前集》與《東寧擊鉢吟後集》皆由曾笑雲所編，分別出版於西元 1934 年與西元 1936 年，現今亦可見於西元 2006 年龍文出版社出版的「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五輯。

春笋。每月定期。擬題拈韻。擊鉢敲詩。至今實有萬首以上。⁷

由此可見日治時期擊鉢詩作的盛行，即便《東寧擊鉢吟前集》與《東寧擊鉢吟後集》搜羅了上千首的詩作，也僅是在數萬首當中所選出的作品集結而成，但對於這種擊鉢活動所產生的詩作，在學界一直存在有兩種極端的看法，或謂此乃毫無性靈，純粹為文人遊戲，或謂擊鉢詩受諸限制而無礙創作，乃磨練文筆之絕佳方式。然而不論是無病呻吟或磨練文筆之機會，這些歷史所留下的擊鉢詩卻印證了台灣傳統文學興盛的年代，也為極具獨特歷史背景的舞台留下一頁頁文學的軌跡。

賴子清乃主要成長於日治時期的文人，在當時亦參與相當多的文學詩社，除了本身擔任詞宗外，自然也創作出許多擊鉢詩作，在這些不同年代的詩作當中，究竟賴氏的詩作刻畫了什麼內容？留下了怎樣的歷史軌痕？擊鉢詩雖是一種響應文學活動所產生的作品，卻也因為每次題目不同的限制，使賴氏在參與擊鉢活動時嘗試寫下了諸多不同題材的詩作，而在其大多為擊鉢之作的詩作中究竟匯集了怎樣的台灣風貌？賴氏又是如何描寫他眼中的台灣？這些時代所產生的作品對於今日的台灣又有什麼價值呢？以下分為三部分嘗試探究之。

第一節 創作面向

如前述所言，賴子清詩作多為擊鉢之作，而擊鉢活動為了給當時文人不同的體驗與感受，主題相當多元，因此賴氏詩作的題材亦相當廣泛，然大體而言，題材多為描寫景物、配合節日以及詩人間相互贈與等主題。而在賴氏的詩作當中，描寫外在有形的景或物之作品占了相當大部分，在景緻方面，他身為嘉義出生的文人，即便後來遷徙至台北，仍對嘉義的名勝古蹟留下了許多詩作描寫，諸如〈阿里山神木〉⁸、〈布袋秋光〉⁹、〈阿里山〉¹⁰、〈登玉山〉¹¹等詩，皆描繪了嘉義地區的美景，其中在〈阿里山〉一詩當中寫道：

鐵軌高懸日可攀。白雲如浪撼螺鬟。行人指點皚皚處。一帶連峰是玉山。

⁷ 參見《東寧擊鉢吟前集》，〈序一〉。

⁸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7696號，1921.11.04。

⁹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9969號，1928.01.25。

¹⁰ 參見《詩報》99期，1935.02.15。

¹¹ 參見《鷗社藝苑》2期，1952.08。

此詩發表於昭和十年(西元 1935 年)的《詩報》，當時賴氏乃參加南洲聯吟會擊鉢吟所作，但在接近廿年後，再將此詩收錄於他在民國四十三年(西元 1954 年)所編纂的《台灣詩海》當中，足見他對此詩的喜愛。此詩發表時間距今日已七十餘年光景，然當時賴氏眼中阿里山的美與今日相去不大，他以七言絕句的形式，短短二十八個字點出了阿里山特殊的美景—小火車與高處皚皚的白雲，甚至將在阿里山上眺望的層層白雲形容成海岸邊的白浪，在山頂處捲起浪濤般的洶湧美。此詩雖僅描寫阿里山為人所熟知的景點，但由詩人將其收錄於自己編選的《台灣詩海》，且生平有多首相關詩作，可見賴子清對所生長的嘉義地區之情深與驕傲之心。

除了嘉義地區外，交遊與足跡皆相當廣闊的賴氏也有留下其他地區的寫景之作，次於嘉義之寫景詩作，即是於日治時期遷徙居留的台北地區，包含了〈景美謁石門盤古廟〉¹²、〈碧潭秋雨〉¹³、〈北投秋日〉¹⁴等詩。由上述可知，或是配合擊鉢主題、或是詩人本人的興趣與體驗，使賴氏留下了多首的寫景之作，在這些寫景詩當中，大多皆可見的是詩人的閒適之情與足跡之廣。然在此外，賴氏一生跨越日治以及戰後以後兩個不同政體的時期，在他的詩作當中是否有刻劃不同時期台灣的時局？而在擊鉢體制下的詩作，詩人又是否隱藏自己的心志於詩作當中？以下試論之。

一、時局變化的反映

賴子清生於西元 1894 年，筆者所搜羅詩人的第一首詩作乃發表於西元 1915 年《台灣日日新報》的〈送潤庵詞兄轉駐閩報館〉¹⁵，此時距離台灣終戰正好是三十年，而詩人見報的最後一首詩作則刊於西元 1979 年，距離終戰亦約三十餘年，若以台灣終戰的西元 1945 年為界線，正好可將賴氏之詩作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因此，筆者此節欲以台灣終戰為分界點，觀察在日治時期以及戰後不同政體之下，賴子清詩作當中所記錄的台灣有何不同？其著重點又是為何？

1. 日治時期

如前所言，賴子清在日治時期的創作年份正好是三十年的光景，比起戰後三十餘年的創作年代，較短了數年，但發表於此期的詩作卻超出詩人所有詩作之

¹²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8150 以及 8152 號，分別刊於 1923.02.01、1923.02.03。

¹³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2021 號，1933.09.22。

¹⁴ 參見《詩文之友》3:3 期，1954.12。

¹⁵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5471 號，1915.09.14。

半，可稱得上是創作量相當豐厚的時期。在這麼多詩作當中，可明顯感受到，相較於日治時期其他抗日意識較強的詩人，或許由於賴氏詩作如前所言多為擊鉢體，因而在其詩作當中較無法感受到濃厚的抗日意識，並且其作品大多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上，加以此時期賴氏幾乎皆效力於《台灣日日新報》，自然較傾向統治的日方，然透過其詩作，仍可一窺時代的氛圍。如發生在西元 1931 年的霧社事件，賴子清於《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了兩首〈霧社蕃害歌〉¹⁶：

恩波卅載遍海陬。犵草蠻花亦蒙麻。佇看向化輸誠早。叛逆何堪似寇仇。
一朝驀地烽煙起。出草腥風透埔里。霧社山櫻淚染紅。血肉紛飛枕藉死。

殺人如麻憑寸鐵。野毘磨牙來吮血。盛世於今天不容。蠢爾雕題適自滅。
制軍奉旨出丹墀。一路仁風德教施。十里蕃山沾化雨。春台早上眾熙熙。

西元 1930 年十月二十七日，當時台灣總督府爲了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陣亡，舉行台灣神社祭，警備較爲鬆懈，霧社地區則照例舉辦聯合活動會。於此時，霧社地區當中的賽德克族共約一千兩百餘人，由其頭目莫那魯道首先發難，襲擊附近警察分駐所共十三處，砍殺了各地警察以及霧社公學校舉行秋季運動會的日本平民約一百三十餘人，並縱火燒毀警察駐所、搶奪槍枝以及彈藥。日本殖民政府對此採取「以夷制夷」策略，讓原住民擔任第一線鎮壓武裝部隊。

至西元 1930 年十一月十日，道澤總頭目泰目·瓦利斯被起義的原住民殺死，日方以夷制夷的措施造成霧社各族群仇恨逐漸擴大，加上日方決定從輕處分霧社事件的參與者，更造成了道澤族群的不平。隔年，道澤族群的壯丁組成襲擊隊，攻擊霧社事件餘生者，造成被殺以及自殺者共約二百一十餘人的慘況。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府和台灣軍司令決定派兵鎮壓，鼓勵泰雅族部落出草，訂出獎金獎勵親日部落去殺害肇事的部落，之後更以注射毒針方式讓受傷的族人身亡，並將霧社事件倖存的近三百名生還者集體遷村至北港溪與眉原溪交會處之川中島¹⁷。

賴子清在距離霧社事件發生不久的時間寫下了這首〈霧社蕃害歌〉，題名取爲「蕃害」，明顯表達自己在霧社事件中的立場，以及對事件當中原住民造成災禍的責難。第一首詩作賴氏以「恩波卅載遍海陬」開頭，大致肯定了日本政府三十餘年來治台之政策，次句「犵草蠻花亦蒙麻」以「犵草蠻花」比喻如同花草雜生於山區間的原住民，在日本政府「恩波」的照耀之下，應該也能感受到其恩澤或庇護，加上第二首詩作當中的「一路仁風德教施」一語，在在透露詩人於這場

¹⁶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1087 號，1931.02.24。

¹⁷ 有關霧社事件詳情，可參見 Yabu Syat、許世楷、施正峰：《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1。

霧社事件中較為親日的立場，同時亦希望原住民族群能感受到日方的「德政」。而針對這場不幸事件的發生，賴氏亦以嚴厲口吻表達其不滿與不捨，第一首詩作當中寫下「叛逆何堪似寇仇」、「血肉紛飛枕藉死」等語，可看出他對於霧社事件中，造成兩方多人慘烈犧牲的慘狀非常不捨與不解，第二首詩作甚至出現了「殺人如麻憑寸鐵」以及「盛世於今天不容」等較為嚴厲的責備語氣。

兩首〈霧社蕃害歌〉看下來，在這場霧社事件當中，賴氏似乎較為偏頗日方，而責怪原住民族群的不是，然此詩刊登於西元 1931 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台灣日日新報》上，霧社事件於此時尚未真正落幕，並且詩人眼中所看到的霧社事件也確實是由原住民首先發難，在此之前原住民所遭受的歧視，由於詩人本身並非原住民，又身為較受日本政府恩澤的知識份子，日方不可能透露詳情，詩人自然不可能全盤明白。因此，在此詩當中可說表達了賴氏對當時日本政府表面上大致的肯定，以及對原住民族群表達一種「相煎何太急」之感，並且透過此詩，更可看出當時原住民族群在日本政府管理之下弱勢的一面，以及日本官方成功封鎖傳播訊息的一面。

在此事件之後，時而亦可見到賴子清對於日本政府施政的肯定，如一首〈觀櫻會〉¹⁸寫道：

紅雲爛漫艷無雙。寵錫陪觀入帝邦。雨露及花恩及我。此心感激氣難降。

此詩發表於西元 1934 年的《詩報》當中，乃賴氏參與全島詩人大會擊鉢之作，題目雖為「觀櫻」，然詩人卻由紅艷絕美的櫻花寫到日本政府的恩澤，櫻花需要雨露的滋潤，而自己則有日本帝邦的恩賜，末語更言「此心感激氣難降」，為全詩下了重要的註解。前述言及的〈霧社蕃害歌〉詩人用了「恩波」兩字，此處則以「恩」言之，可再次看出當時賴氏眼中對日方的肯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作被右詞宗鄭永南評為第一，而左詞宗陳梅峯選為第一的詩作，乃署名為「南勳」者所作，其詩作末語寫道：「大和魂耀帝王邦」，同樣明顯地讚頌統政的日方，足見當時即便是漢詩壇的擊鉢活動，仍需配合歌功頌德之風氣。

賴子清另一首詩作〈豐年〉¹⁹則道：

禾稼慶西成。黃雲一望平。香●(按：無法辨識)千頃實。玉粒萬相盈。

租稅輸官足。飯糜入味清。蒼生無凍餒。天惠遍東瀛。

¹⁸ 參見《詩報》81 期，1934.05.15。

¹⁹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3615 號，1938.02.15。

此詩作發表於西元 1938 年，詩題為「豐年」，表面上看似是慶祝農村的豐收，卻道出了「租稅輸官足」一語，同時也表達了對於「租稅」措施之想法，因為有了豐年，自然也足夠繳納稅收，普天之下的蒼生沒有人受餓受寒，可以說是「天惠」的一年。短短數語，字句上表達了對於今年穀物豐收的欣奮，然同時卻脫不了可以回饋給官方的喜悅之情，豐衣足食的景象，除了感謝「天惠」外，對日方的統治亦是間接的肯定。在賴氏日治時期的詩作當中，此類明顯表達讚頌之作雖不多，但只要提到，卻可看出詩人的角色偏於親日，亦可見日方深入漢詩壇之一斑。

四〇年代開始，日方開始了皇民化運動，台灣總督府開始要求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改信日本神道教、參拜神社等活動，甚至推動起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等政策。由於當時戰爭規模的擴大，需要的軍援越來越多，日本政府在西元 1942 年在台灣也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西元 1943 年則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當時紛擾的戰亂以及政策之下，賴子清亦以詩作寫下了觀感，其中一首〈海軍志願〉²⁰更符合當時日方的政策：

水師兵制布。投筆可從戎。巧弄潛波艇。長乘破浪風。
妖氛除鶴鰐。韜畧擅艤舫。萬里魚龍戰。剿英滅米功。

此詩發表於《詩報》，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乃瀛社擊鉢之詩題，可想見在日本政府皇民化策政的號召下，連台灣民間詩社亦得響應，因此符合政策的推行定了名為「海軍志願」的擊鉢詩作。而在這樣的詩題下，賴氏詩作內容自然亦是協助鼓勵台灣民眾志願參與海軍志願兵之政策，一句「投筆可從戎」便為此詩下了極有力的註解，最後兩句「萬里魚龍戰。剿英滅米功。」更是鼓舞志願從軍者發揮勇敢善戰的精神，為國家爭取最後的勝利。

在詩作發表的年代，賴子清仍在香港的《香港日報》工作，即便人不在台灣，還是參與了瀛社此詩的擊鉢比賽，也寫下了鼓勵、推動志願軍的字句，當然這並不能完全代表詩人本人的心聲亦是如此，重要的是，可以想見在日方大力鼓吹皇民化運動之下，連基本的民間詩社也成為宣傳的一項工具。這由另一首詩題亦可看得出來，在西元 1942 年賴氏在《詩報》同樣參與了瀛社的擊鉢活動，寫下了名為〈祝新嘉坡陷落〉²¹之作：

海空制敵向南方。攻米懲英銳莫當。二月恰逢三五夜。星洲淪落凱歌揚。

²⁰ 參見《詩報》298 期，1943.06.25。

²¹ 參見《詩報》269 期，1942.04.03。

自西元 1941 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起，世界各國紛紛陷入戰爭殺戮的情況，日本以快速的侵略征服許多國家，西元 1942 年二月新加坡等國亦逐漸淪陷，賴氏的這首詩作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詩作刊於四月三日，當時新加坡已被日本攻下，因而此詩充滿了歡慶的意味，次句「攻米懲英銳莫當」道出了當時日本官方銳不可擋的氣勢，亦是趁勝追擊想要攻下美國及英國的表現，末句「星洲淪落凱歌揚」則是再次呼應主題「祝新嘉坡陷落」勝利的喜悅。此詩與其說是賴子清寫下自己的心境，不如說是詩人寫下了當時日本官方不可一世的傲氣以及欲熊吞天下的野心。

此外，面對日本政府管理台灣民間生活的措施，賴子清亦曾留下相關詩作，如前述言及的皇民化運動，普遍施及台灣各階層民眾，姑且不論這些活動乃日本官方欲徹底統治、管理台灣的手段，當這些政策實施時，確實多多少少為原本較為封閉的台灣帶來了新氣象，如一首發表於西元 1942 年的〈親迎〉²²：

花輿已廢用花輪。輓輓聲中載麗人。皇國別開新典禮。合時生活法宜民。

此詩乃響應「張瀛洲令郎夢禎君吉席祝賀」之擊鉢作，由詩題以及擊鉢活動看來應為一首恭賀新人之作，然詩人卻聯想到台灣許多生活措施或民間習俗的改變，末兩句直接道出「皇國別開新典禮。合時生活法宜民。」為當時主政的日本皇國打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然而，詩作發表的西元 1942 年，台灣正進入「皇民奉公運動時期」，日方欲全面將台灣人民「日本化」，前曾言及的改姓名等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在當時台灣人民陷入戰亂的窮困中時，日方以食物配給獎勵「國語家庭」，鼓勵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如此的方式固然是日方為了戰爭使用的「利誘」方式，然而對於窮困飢寒的多數台灣人民，可能也是生活的轉機。

誠如前言，先不論當時日本官方因統治而操控、欺壓台灣民眾的實情，日本的先進仍舊為原本保守的台灣打開了新的視野，而身為知識份子的賴子清自然也較能感受到這些「新」方向，因而寫下了這首詩作，亦可說是當時諸多知識份子面對台灣轉變的想法。

除了日本替當時的台灣帶來許多文明器物之外，在社會地方上亦曾改變過台灣原本的措施，如賴子清寫下的這四首〈選舉雜詠〉²³：

曹邱毛遂各才矜。自薦他推說異能。一票幾人爭叩首。欲投誰氏此心憑。

²² 參見《詩報》276 期，1942.07.24。

²³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2909 號，1936.03.06。

馳書出演不辭煩。國計民生政見存。候補當時唇舌敝。議壇何意轉無言。

濫立須防當選難。偏師制勝不偷安。算來虛票雖超過。怕有名人奪地盤。

為防違法棄選多。肅選而今效幾何。一黨總裁偏次點。可知全盛已經過。

此詩發表於西元 1936 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且值得一提的是此作並非為擊鉢活動而寫，更可表示「選舉」這個措施在當時的詩人看來是非常值得紀錄下來的一事。據文獻記載，在台灣仕紳奔走之下，日本國會通過台灣地方自治的預算，開放了有限的台灣地方自治，台灣總督府根據當時行政區域的公民數，公布了議員的名額，並頒行選舉規程以及違反選舉的取締辦法。而當時對第一次選舉人的資格亦有所限制，內容是「有獨立生計，年滿二十五歲以上並年納市街稅五元以上稅額的男子」才得以擁有投票權。根據此法，在西元 1935 年十一月及西元 1939 年十一月總督府先後舉辦兩次選舉。²⁴

雖然這並不是非常公平的一次選舉，但日本官方帶來台灣的「第一次」選舉，確實讓當時民眾感受到新奇與文明的力量。賴氏身為知識份子，亦符合當時規定投票權的限制，因而在選舉隔年留下了這首〈選舉雜詠〉的詩作，在他的筆下亦可感受當時選舉的氛圍。

在第一首詩作當中，賴子清表達了各候選人極盡所能宣揚自己能力，以獲得投票人認可之事，儘管候選人使出各種絕招拉票，末句「欲投誰氏此心憑」道出了投票者自由選取候選人的文明觀念。在第三首以及第四首詩作當中，詩人更表達自己對當時選舉政策的意見，提出了「濫立須防當選難」、「為防違法棄選多」等想法，雖未深入言及，但在當時首次舉辦選舉的台灣，賴氏保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亦可見得當時知識份子對於日本官方所設立「選舉」制度利弊之觀感。

總體而言，透過賴子清在日治時期的詩作，可見日方在皇民化時期大力鼓吹皇民文化之遺跡，甚至在賴氏的擊鉢詩作中亦有所描寫，足見當時這股皇民文化之風氣還進入了部分古典詩社的擊鉢活動。賴氏所記錄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以讚揚或歌頌為主要觀點，除了其本身在《台灣日日新報》工作的背景外，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皇國」日本亦曾為台灣寫下了嶄新的一頁，使得台灣逐漸步入文明的隊伍，而這也是賴氏認可日本殖民之處。

²⁴ 參見許淑貞：〈日據時期台灣的地方選舉與政治參與：以兩次民選市會議員及州會議員為例〉，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6。

2. 終戰以降

西元 1945 年對於所有台灣人都重要轉折的一年，八月十五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正式脫離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生活；十月二十五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使得西元 1945 年成了祖國中國與日本餘留殖民文化交界的一年。然而，對於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台灣甫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一切看似都是自由而有希望的，正當眾人歡天喜地慶祝台灣的「重生」時，賴子清也寫下了這首〈雙十節喜賦〉²⁵：

佳節逢雙十。台澎景福臻。河山仍故舊。文物要翻新。
抗戰雖全勝。施為尚苦辛。勤劬恢百業。主義重三民。
智勇仁當勉。英蘇美可親。誓忠匡祖國。葵藿願能伸。

此詩發表於西元 1945 年十一月，正是台灣甫終戰之時，題名為「喜賦」，可以想見儘管日治時期賴子清對日本殖民政府有肯定之處，但當台灣脫離其統治，回歸「祖國」懷抱時，詩人面對這樣的轉變亦有所期待，詩中言及：「河山仍故舊。文物要翻新。」便是他對新政府接手台灣最大的期許。此外，詩人在詩中亦提及自己對於「新台灣」的想法，辛苦的抗戰剛剛結束，其實正是台灣重新奮起的時機，賴氏響應了當時政府提倡的「三民主義」，並加上自己的見解，認為在國際之間，不論是英國、蘇俄或美國，都是當時孤立的台灣可以嘗試親近的國家，最後更不忘加道，要「誓忠匡祖國」。

由這首詩作中，可以看到在面對台灣終戰之時，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是樂見其成，並滿心期待有所改革、革新的。然而，當時台灣的「祖國」中國本身卻因內、外戰不斷，加以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根本無暇顧及台灣是塊已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土地，因而，祖國中國與日本殖民文化接觸時，在台灣產生了明顯的衝突。據陳芳明指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首任行政長官陳儀將台灣殖民經驗當作「奴役化」、「皇民化」，因而引發了嚴重的省籍問題²⁶。台灣接連而來種種災難，諸如西元 1947 年發生震撼的二二八事件，西元 1949 年發生了四六事件以及頒布戒嚴令，政治與社會的紛亂，促使當時現代文學作品幾乎停產，古典文學界雖然沒有明顯的斷層，但卻幾乎都是歌詠無關痛癢的景緻夜色等作²⁷，而賴氏在敏感的西

²⁵ 參見《大同》創刊號，1945.11。

²⁶ 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9)——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17:5=197，2001.3，頁 150-163。

²⁷ 參見黃美娥：〈戰後初期的台灣古典詩壇(1945-1949)〉，收入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

元 1947 年至 1949 年間僅有七首詩作見世²⁸，面對台灣遭受種種的苦難，直至西元 1952 年的〈淡江話舊〉²⁹才可看出他的不捨：

萍踪偶聚淡江隈。剪燭談心酌舊醅。共嘆故園頻歷劫。許多傑閣化塵灰。

主題仍是為友人而作，但詩作末兩句「共嘆故園頻歷劫。許多傑閣化塵灰。」卻道出這些年來賴子清面對台灣社會與政治極大變化的心疼。此詩刊登於《鷗社藝苑》，詩作當中的「故園」指的應是賴氏與友人共同的故鄉—嘉義³⁰，詩人雖無明白表示，然嘉義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卻遭受極大重擊。在事變當時，嘉義所組成的民兵表現得最為兇悍，對軍事重地的包圍戰也進行得最激烈，也是最早跟國民黨軍談和，但卻是遭到國民黨軍公開槍斃人數最多的，特別在蔣經國先生視察嘉義的前後兩天，國民黨軍的屠殺幾乎血染了整個嘉義火車站廣場，遭到屠殺的包括市參議員潘木枝、盧柄欽、柯麟和陳澄波等嘉義地區難得的菁英。

這樣殘酷的行爲帶給所有嘉義人極大的震撼，而身為嘉義地區出生的文人的賴子清，自然對二二八事變感到驚駭，更對嘉義地區罹難的同胞感到深沉的哀悼之意，然而在政局仍處動盪的五〇年代，詩人僅能在一首不為人注目的贈友詩當中表達含蓄的悲傷之情，同樣的詞語在相隔兩年後的〈歡迎雪村兄蒞北〉³¹也可看到：

卅年睽隔舊鷗盟。異地重逢百感生。共說故園頻歷劫。許多人事歎紛更。

此首詩同樣乃贈友之作，重點亦是最末兩句，特別是「共說故園頻歷劫」此句幾乎與〈淡江話舊〉當中的「共嘆故園頻歷劫」一模一樣，詩人以短短、輕輕的一句詩帶過這些年發生在嘉義地區災難帶給他的感受，詩作沒有使用任何強烈的字眼，卻更能給人無法言語的哀痛。而除了關懷自己的家鄉外，賴氏亦默默關懷著其他地區，在西元 1955 年的〈中北部七縣市聯吟會開於新竹喜賦〉³²：

裙屐聯翩萃塹城。北中七邑盡耆英。竹風鼓盪文風起。佳氣蔥蘢瑞氣生。
熱血眷懷家國計。賞心祇愛酒詩盟。金門烽火今方急。薪膽毋忘在莒情。

²⁸ 在這七首詩作當中，有六首詩作發表於《全民日報》上，另外一首則是於西元 1949 年 12 月 25 日，薇閣詩社於劍潭邀請四十四名詩友舉行聯吟活動，題為〈秋夜宴劍潭山〉，賴子清為薇閣詩社社員，亦寫了一首詩作，後編輯於《板橋詩苑別集》。

²⁹ 參見《鷗社藝苑》1 期，1954.04。

³⁰ 賴子清喜用「故園」來稱家鄉—嘉義，如另一首刊登於《鷗社藝苑》4 期(1955.03)的〈乙未春禊席上賦呈故園諸詞長並乞郢政〉，亦以「故園」來稱嘉義。

³¹ 參見《鷗社藝苑》3 期，1954.12。

³² 參見《鷗社藝苑》4 期，1955.01。

此詩主題同樣並非直接點出當時的戰況，但在最末兩句仍表達出詩人的關切之情。當時尚未發生八二三砲戰，但在西元 1949 年共軍企圖攻占金門，曾發生古寧頭戰役，而西元 1950 年共軍再次攻擊金門大二膽島，發生大二膽戰役，這兩次戰役可謂八二三的前哨戰，詩人看在眼裡，雖無直接的言行表達心中的擔憂，卻同樣在詩中展現了自己對外島金門烽火連天之關懷。

由上述之詩作，可看到身為一名古典文人的賴子清，在面對戰後初期不平靜的政局、不安定的社會狀態時，他無法或不能明白的表達自己心中的不滿以及擔心，只好默默地寄憂切之情於一首首不引人注目的詩作當中。而在憂心之外，他心中仍期待台灣有興盛、「中興」的一天，這種想法不時在其詩作當中出現，西元 1966 年的〈義士機〉³³寫道：

凌空噴射疾如鷲。擇善來歸感萬千。此日百齡懷國父。收京飛返待明年。

當年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歲的冥誕，賴氏由一架義士機懷想起抗戰未成的國父，最末以懷有希望的語氣寫下「收京飛返待明年」，相信光復的霸業應在不久的未來，這樣的理想也出現在隔年一首〈嬉春〉³⁴，當中寫道：「太平欣有象。復國信非遙。」當年似乎逐漸展露較為安定的局勢，復國是指日可待的事了。這些詩作在在顯示了賴子清心中願望，面對脫離日本殖民管制後的台灣，猶如飄落的孤葉，然詩人卻不曾停止中興與復國的想法，說給詩友聽，說給讀者聽，同時也說給自己聽。直至賴子清作品見報最後一年的西元 1979 年，他仍寫下了這首〈中興頌〉³⁵：

蓬萊寶島奠宏基。勤政親民溢口碑。四海歸心星拱照。三民流澤道無欺。
周宣志切祥光兆。禹甸中回願未遲。且待來年欣復國。兆民歌頌太平時。

詩中處處仍透露寶島台灣乃光復霸業基地的重要性，儘管當時已是七〇年代末期，賴氏之前所期許的「復國」仍是遙遙無期，他仍舊懷著鼓勵的口吻繼續企盼著「來年」能夠真正歌頌太平天下，在他的心中，似乎唯有「中興」之日才是太平之時，可見歷經政亂的詩人所企盼的，正是國家真正太平的日子。

由上述可知，戰後的賴子清對於光復曾經滿懷希望過，然而在面對動盪不安的台灣政局時，他開始感到失望、不捨與難過，但是依然期盼台灣能有真正光復

³³ 參見《詩文之友》25:2 期，1966.12。

³⁴ 參見《詩文之友》26:1 期，1967.05。

³⁵ 參見《詩文之友》288 期，1979.01。

的一日，百姓能夠過著真正安定的生活，由此亦可得知當時大多數的台灣民眾正如賴子清般，似乎也只能寄託於一年又一年的「來年」，等待著未知的太平之日到來。

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年間，隨著賴子清的詩作，彷彿經歷了時代的洗禮，日治時期皇民文化的深入鼓吹，在其詩作當中顯而易見，然不可否認的，則是日方仍為台灣帶來一定的新文明思想。戰後初期，賴子清隨著終戰亦曾感到欣喜，亦曾有所期待，然而不停的紛爭卻使賴氏倍感痛心，因而僅能在詩作當中期待能夠太平中興的「明日」。自大正到民國，賴氏以古典詩作紀錄下了時代的寫照，或許他在詩作當中所呈現的認同問題使人聯想到陳火泉³⁶，然而不論是賴子清或是陳火泉，其實作品本身都顯示了當下渺小無助的台灣人民，僅能配合不同政體的政策發聲，所冀望的僅是安穩平定的生活。透過賴子清的古典詩作，清楚地呈現了台灣特殊歷史的時代軌跡。

二、詩人自處的方式

透過上一點的說明，從賴子清詩作當中看到了台灣時局轉變的部分，而在如此動盪時代下的他，又是如何面對與自處？在上一章曾經提及，賴氏出生於嘉義地區的文學世家，成長背景接觸文學、書籍甚深，影響了日後經常沉浸於書海當中的習慣，因而相對也認同儒家的重要性，如日治時期〈謁台北聖廟〉³⁷一詩寫道：

龍峒參聖域。齋沐仰宮牆。道統乾坤大。文章世代彰。

³⁶ 陳火泉在西元 1943 年於《文藝台灣》6:3 期發表中篇小說《道》，小說主角陳君是一名任職總督府專賣局的臨時雇員，在升遷受挫的心路轉折中，陳君反覆苦思日本文化，並尋求成爲一個真正日本人的可能性，最終小說的解決之道是讓陳君志願入伍。當時濱田隼雄激賞《道》爲「台灣獨有的皇民文學」、西川滿亦評爲「了不起的皇民文學」，多數學者更將《道》定位爲「皇民文學」，陳火泉則極力爲自己辯解。然而細究其小說當中「精神改造」之部分，陳君所以想成爲「真正的日本人」正是因爲他終究不是流著日本的血液，而「成爲日本人」則成了生活品質更好的「先決條件」，因此最終他選擇從軍，想要成爲一名真正的「日本人」。如同在田雅各的《最後的獵人》一書中，有些山地女子到城市後，想盡辦法去除本來的膚色，甚至開始講起閩南語，在眾人面前不敢承認自己的種族，這是因爲她們認爲山上的生活沒有尊嚴，因此即使在城市中卑微地生活下去，她們也不打算回到山上。她們需要偽裝自己，這是因爲她們無法改變自己真正的種族、無法改變自己身上所流的血，她們並非全盤否認自己的種族，只是在社會眼光、生活的壓力之下，她們不得不如此苟全。《道》中的陳君一如這些山地女子，他知道他沒辦法改變自己生來就是本島人的身分、無法改變自己的血液，於是他開始找尋其他的出口，只是希望自己與家人能過好一點的生活、能受到較公平的待遇。因此，《道》與其說是皇民文學，不如說是當時台灣人民苦悶至極，欲尋找的解決之道。

³⁷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1358 號，1931.11.24。

維誠昭洞洞。如在木洋洋。墜緒茫茫日。欣瞻禮樂彰。

筆者於第二章曾提及，賴子清編纂過文獻、亦曾執過教鞭數年，應而對於廟宇、儒家皆相當崇敬，透過此詩即可看出其對於文教及書海喜愛之一斑。賴氏由晉謁廟宇而心生儒家道統之崇大，深感文教事業在當代繼續傳承的重要，因而道出「墜緒茫茫日。欣瞻禮樂彰。」認為當時社會必須靠文教拯救，故言「道統乾坤大。文章世代彰。」再次點明傳統詩書存在的必要性，這和另一首發表於戰後時期同名詩作—〈謁台北聖廟〉³⁸當中的「匡世即今惟聖道。移風自古重儒生。」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此兩首詩作，可看出賴子清對於文教事業努力推廣之因，即便跨越過不同政體的環境，他確實喜愛沉浸於書海薰陶之中，這點亦可由一次瀛社例會作主題為〈心業〉³⁹的對句時，寫下的「無多事業惟耕讀。大半心情在酒詩。」此語，察覺出詩人對讀書以及詩文喜愛之情。

賴子清生平如前章所言，日治時期文官考試及格，擔任過記者、編輯、教師以及編纂委員等，這些工作皆和其喜愛閱讀的興趣相關，因而在他創作的詩作當中，亦經常表達自己對書海的沉迷，其中以〈世味〉⁴⁰此詩更加顯露無遺：

苦樂多年已備嘗。風塵歷盡鬢添霜。嚼來萬物皆如蠟。惟覺書中有異香。

此詩發表於西元 1954 年，當時賴氏已屆六十歲的高齡，歷經日治以及戰後時期的種種紛亂，誠如其詩中所言「苦樂多年已備嘗」，而經歷過一甲子生涯的詩人，似乎已能看透世間所有苦樂，但仍能引起其興趣的只有最後一句詩所言的：「惟覺書中有異香」，彷彿唯有在書香的世界當中，詩人才能感到全然的舒適。賴氏自己喜歡讀書，也教授學生讀書，但他卻從不把「讀書」當作追求功名或利益的手段，西元 1971 年他曾寫過一首〈讀書報國〉⁴¹：

仲舒三載不窺園。力學應須避俗喧。車胤囊螢功業著。匡衡鑿壁典型存。
詩書不為求名重。軒冕何如入德尊。後樂先憂圖救國。蒼生霖雨復中原。

題名為「讀書報國」，末句也提到「蒼生霖雨復中原」一語，顯然是為鼓勵青年努力唸書報效國家之詩作，然當中言及「詩書不為求名重。軒冕何如入德尊。」

³⁸ 參見《鷗社藝苑》2 期，1952.09。

³⁹ 參見《詩報》169 期，1938.01.18。

⁴⁰ 同註 31，1954.05。

⁴¹ 參見《詩文之友》33:4 期，1971.02。

則透露賴氏心中對於「讀書」的真正想法，他認為讀書的目的不應該是為了求名或求利，而領導百姓的官員孰優孰劣，則要視是否有「德行」可言。由此可見，賴氏喜愛讀書、鼓勵讀書的風氣，絕非是將功名爵位放在首要，而是希望藉由古書的薰陶，能徹底淨化人心，讓每個人都能成為有德之人，而他本身亦以此為戒，從不特意追求官祿。

此外，發表於戰後的詩作〈秋興〉⁴²當中，賴氏即曾寫道：「不羨王侯貴。閒居自適然。」另一首同樣作於戰後的詩作〈林場風清〉⁴³也寫下「宦情我本清於水。解組歸來物外遊。」之語，可以見得身為知識份子的他，即便曾對現況失望或徬徨過，卻從未想過逃避或歸隱，因而賴氏選擇了「入世」但不強求「問世」的心態。不論在日本強權殖民的日治時期，或是社會徬徨不安的戰後初期，以至逐漸趨於安穩的民國後期，賴氏從不間斷參與地方詩社活動，也願意貢獻一己之力編纂文獻，不同於洪棄生毅然地選擇了「棄世」，詩人仍然眷戀他的家鄉，也用他自己的方式紀錄、保存下他心中的台灣。

第二節 藝術特色

賴子清寫過諸多詩作，亦曾擔任過多次擊鉢活動之詞宗，對於古典詩自然有獨到之見解，而在他自己的詩作當中，又有什麼樣獨特的藝術特色呢？以下試分析之。

一、喜用典故，藉以寓志

前述提及，賴子清從小即生長在文學世家的背景，一生接觸、貢獻於文學與文獻之中，飽讀詩書的他，在自己創作的詩作當中，亦增添不少典故的使用，並且多引用中國文學界人物之典故，當中是否有藉以寄託自己志向之處？或暗藏了什麼樣的言外之物？在《文心雕龍》中曾提及：「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⁴⁴此處所謂「事類」指的即是用典，凡事據事類義或是以古事影射今者，都是用典之一種，可增加文學作品之風趣，同時作者也可將欲談之物隱含於作品當中，留待讀者融會貫通，增添另一種閱讀的樂趣，而賴子清使用了哪些典故？

⁴² 參見《台灣詩海》，頁 23。

⁴³ 同註 29，1951.06。

⁴⁴ 參見梁朝劉勰著、王更生注釋《文心雕龍讀本》卷八之〈事類〉，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09，頁 168。

首先，可看到在西元 1930 年，賴子清寫下的這一首〈寒山〉⁴⁵：

踏雪尋梅載酒行。放懷不管沍寒生。停驂借問袁安宅。山後山前路幾程。

題名為「寒山」，開頭充滿詩人在一座下著大雪的深山中踏行的畫面，儘管處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詩人仍舊懷著踏雪尋梅的詩意，絲毫不在乎山中有多麼的低溫，然在此處賴子清卻寫道「停驂借問袁安宅」，為何忽然提及古人「袁安」之名？袁安乃東漢和帝人，最為後人津津樂道的事蹟有兩件，一是袁安眼見當時外戚專權霸道，見到自己的國家受到這些人的迫害，忍不住心中苦痛而暗鳴流涕，由此可見其忠心與愛國的真實情感；第二件著名事蹟則是「袁安臥雪」，在《後漢書·袁安傳》當中記載，一日大雪紛飛，積地高達數丈，他人為了生存皆出外乞食，只有袁安閉門僵臥，不願出外求人，由此顯見其氣節。如此具有氣節而愛國的袁安，賴氏將其寫入詩中，在大雪紛飛的寒山中，他仍舊欲前往袁安住處一探，透露出詩人對袁安的敬佩之情，成於日治時期的此詩，也展現了他願如袁安的志節與志氣。

如此以用典法暗藏自己愛國心志之詩作，另如西元 1933 年的〈觀月艇〉⁴⁶：

愛月任浮沉。舵邊荻雪深。步蟾攀掛念。入世濟用心。
偶泛袁宏渚。聊為梁父吟。凌槎天上去。直入廣寒尋。

此詩同樣成於日治時期，詩作也以冬日下雪情景為背景，詩作以月夜與河邊展開意象，而於詩作當中同樣提及古代人物「袁宏」以及古詩「梁父吟」。袁宏是東晉時期的文學家，年少時家裡很貧苦，但卻有超出常人的才華，所作之文章亦絕美於世。當時在今日南京有一地名曰牛渚(今採石磯)，鎮守牛渚的謝尚在一個月夜泛舟江上，聽到運租船上有人諷詠自己的〈詠史〉詩，大為讚賞，故邀請過船，此人即是袁宏。兩人一見如故，當時謝尚身為鎮西將軍，袁宏僅是靠運租為業的窮書生，但因為謝尚對其才能之尊重，兩人打破了身分地位的障礙，也因此袁宏名聲大振。

至於「梁父吟」則是中國古代在山東一帶流傳的民謠，內容主要是記述春秋時代齊國宰相晏嬰以權謀協助齊景公之故事，相傳三國時代政治家諸葛亮喜好〈梁父吟〉，在躬耕隱居南陽時期，經常吟唱此詩，有人認為是因為懷鄉的原因，也有人覺得是對政治操作上有所領悟而發壯志未酬之嘆。賴子清在詩作當中提及

⁴⁵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0729 號，1930.02.28。

⁴⁶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2036 號，1933.10.08。

袁宏及〈梁父吟〉，寫道「偶泛袁宏渚。聊為梁父吟。」以「偶泛」與「聊為」輕描淡寫地提到袁宏與諸葛亮喜好之〈梁父吟〉，似乎亦寄託了自己雖身懷才能與壯志，但卻苦無一展長才之處。

在戰後賴氏也曾寫下一首〈檜沼垂綸〉⁴⁷：

北沼垂竿趁嫩晴。枕流檜木眼前橫。魚蝦得失何須問。身世浮沉總不驚。
匡晉謝安廊廟器。興周姜尚渭河情。一綸釣得神龍起。化作甘霖濟眾生。

此詩作以垂釣為主題，並以泰然自若的姿態寫道「魚蝦得失何須問。身世浮沉總不驚。」然而在詩句當中又提到兩個古代人物—謝安以及姜尚。謝安是晉朝人，出身於名門，在少年時即負有盛名，然謝安並不想憑藉其出身以及名望去獵取高官厚祿，因此面對東晉朝廷的徵召，都一再地推辭，甚至一度隱居於會稽的東山。謝安雖屢次不願出山當官，但當時士大夫都對他寄予很大的期望，直至升平三年發生了謝萬被廢黜的事件，終於迫使謝安步入仕途。姜尚亦即姜子牙，由於生長在商朝紂王之時，戰爭不斷，故至中國北方隱居四十年，相傳當時姜子牙經常到渭河釣魚，即使三年中都沒有釣到任何魚，姜子牙仍無動於衷。一日，姜子牙終於釣到一條魚，並在魚肚找到一本兵法書，而當晚周王朝文王則作夢夢見一位高人，隔日，文王便遇見了姜子牙，並重用他，也在其協助下消滅了商朝。

賴子清在此同時寫到謝安與姜尚，兩位同時古代重要的政治人物，也都曾有過一段隱居、不問世事之時期，然而兩人一旦被重用或願意協助治理天下，則盡心盡力達到最好的地步，彷彿神龍一般，被釣起後則願化作甘霖般普濟眾生。賴氏由垂釣寫起，以神龍釣起濟眾生為結尾，將自己的心志寄託在謝安以及姜尚之意圖明顯，詩作發表的西元 1951 年正是台灣風雨飄搖動盪的年代，他雖未積極從政問世，一如一尾神龍般潛藏於河底，然而一旦家國有需要其之處，賴氏亦當如神龍出河，奮勇救濟危難之家園。

前曾言及西元 1971 年的〈讀書報國〉一詩，詩題為「讀書報國」，已將宗旨明確點出，當中寫道：「車胤囊螢功業著。匡衡鑿壁典型存。」以車胤⁴⁸以及匡衡⁴⁹兩人貧寒卻用功不輟的典故，來鼓勵詩友與讀者多讀書並報效國家。當中並言及「詩書不為求名重」，表示讀書不應該是以名利為出發點，如車胤與匡衡兩人，在刻苦的環境中求學亦非以當大官或賺大錢為目的，因此，多讀書充實自己

⁴⁷ 同註 29，1951.05。

⁴⁸ 車胤是東晉人，自小非常喜愛讀書，手不離卷。但因為幼年時家中貧窮，沒有多餘的錢買油點燈，晚上無法看書，後來車胤看到夜間閃爍的螢火蟲，靈機一動撲捉螢火蟲至罐中，後來便以此光日以繼夜的讀書，官至吏部尚書，封臨湘侯。

⁴⁹ 匡衡是漢朝人，與車胤同樣因為家境貧寒，到夜晚便無法讀書。一日，匡衡眼見隔壁富人家晚上點蠟燭，將房間照得燈火通明，他便在牆壁上鑿洞，藉由微弱的光在夜間讀書。

的身心是爲了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報效國家，救濟家國的百姓而用。

賴子清在此提及的兩個古代人物一車胤以及匡衡，雖不如之前所提及的古代人物以爲官或報國聞名，但兩人卻同樣是以默默充實自己，有朝一日國家召喚或需要，便能立即以最佳狀態步上軌道。而這一點，似乎是詩人一直以來對自己的期許，他不強求出頭，不積極參政，然而他卻無時無刻地在充實自己，只要有一日自己如神龍般被釣起，絕對能如這些歷史人物般對世事有所貢獻。

二、詩中有畫，畫中有情

中國古代文學家王維的詩作被人稱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意指看其詩作彷彿如欣賞其畫作，而欣賞其畫作又好似見其詩作一般，詩作與畫作合一，展現高度美感。賴子清雖沒有像王維般同時寫詩又作畫，然其卻擅以繪畫手法描寫詩作主題的氛圍，因此欣賞其詩作如同欣賞一幅畫，而在這幅詩畫當中，又彷彿寄託詩人的情感獨白於內，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情」。如〈新菊〉⁵⁰：

幽香乍透小窗西。籬畔黃花放未齊。為愛凝霜佳色早。沉吟每到夕陽低。

主題爲「新菊」，詩人於開頭便描繪出西窗下的叢菊，朵朵菊花或綻放或仍然含苞，畫面不僅美不勝收，甚至傳來陣陣花香。賴氏於此詩，頭兩句簡單的十四個字，便勾勒出一幅小窗外金黃簇擁的新菊圖像，然在畫作中，彷彿又可看到詩人在畫作旁，爲新菊提上的「為愛凝霜佳色早。沉吟每到夕陽低。」字句，替畫面中無法言語的菊花，寫出了感傷的心聲。一如此詩，欣賞賴氏的詩作，不僅有詩，同時也有畫，另如〈曉日歸帆〉⁵¹：

麗旭扶桑出。晨光滿綠波。來帆聞欸乃。歸棹起漁歌。
向背流霞繞。溯洄秋水多。天然好圖書。一幅淡江河。

此作題名爲「曉日歸帆」，開頭兩句詩便以色彩繪出詩人心中的「曉日」，那是一個燦爛耀眼的日出，早晨美麗的光輝映照在湖光上，點染出滿湖的陣陣綠波，餘味盪漾，至此，詩人「曉日」畫作中的大致輪廓已顯現。接著，詩人才在畫作的大輪廓中加入「歸帆」要素，除了添加船隻、漁民和船棹外，甚至隱約地傳來了漁民愉悅的歌聲。這樣一幅「曉日歸帆」，除了畫面的絕美與隱含的歌聲外，最

⁵⁰ 參見《詩報》70期，1933.11.15。

⁵¹ 參見《詩報》279期，1942.09.01。

終，賴氏則在畫作提出自己的感想：「天然好圖書。一幅淡江河。」，為絕美的詩畫下了絕美的註解。賴氏的詩作即是如此，不需贅言，但每一字每一句都在讀者心中勾勒出一幅圖畫，畫作簡單卻充滿美感，然他不忘自己是「詩人」的身分，在畫好畫作後，如旁白似的為畫作寫下扼要又恰如其分的詩句。

另一首詩作〈晚釣〉⁵²：

紅滿桃溪綠滿濱。半池夕照伴垂綸。蛟龍若肯隨竿起。應作甘霖濟萬民。

主題為「晚釣」，詩作畫面則由充滿艷紅桃子的溪邊展開，前兩句描繪了溪邊的景色，以及夕陽點點餘暉映照著垂釣的釣客，簡單的兩詩句勾勒出主題「晚釣」的氛圍。然而，賴氏的詩作不單只是「詩中有畫」，更增添詩人情感的寫下思緒：「蛟龍若肯隨竿起。應作甘霖濟萬民。」吐露出自己願如水中蛟龍般的心願，也為這幅晚釣的圖畫，增加餘韻不絕的美感。而除了當下的這幅圖像外，賴氏亦會憑由想像，繪畫出不同時空的圖畫，如〈征馬〉⁵³一詩：

驅馳汗血竭精忠。神駿應教驥北空。百戰踏殘沙塞月。九秋嘶冷玉關風。
山川閱歷勳勞著。疆壘縱橫譽望隆。歐亞即今烽火急。封侯佐主建奇功。

主題為「征馬」，乃指一群經歷過沙場戰爭的戰馬，在其筆下此詩便由驅馳戰場上奔跑的馬匹展開，戰馬不僅奔跑，甚至流著血與汗水的為主人戰往前線。詩作中詩人不僅畫了一幅戰場上征馬的畫像，而是百幅這些征馬在不同戰場上竭盡心力為國奮戰的畫像。詩人在前四詩句畫下了過去征馬神勇的圖像；五、六兩詩句當中畫出了意在畫外，經歷過山川閱歷、縱橫沙場、經驗老道的老馬圖像；最末兩詩句則畫下遠在天邊的歐亞戰火連天之景，同時由衷地對這些征馬道出自己的心聲：「封侯佐主建奇功。」期待在這些識途老馬帶領下，能夠再建卓越的功績。

再如一首〈春禊 歡迎賴子清先生歸嘉〉⁵⁴和作：

報城山色欲開桃。曲水流觴興倍豪。詩味已超塵世外。朗吟盡日鉢聲高。

此詩作刊於《鷗社藝苑》，乃西元 1955 年賴子清回到故鄉嘉義，鷗社友人喜迎之擊鉢活動，賴氏本人也依此題作了此詩。前兩句詩作描繪他回至嘉義所見之優美景色，青山環繞著點點即將成熟的紅色桃果，一旁則有緩緩溪流彎曲狹繞。詩人

⁵² 參見《詩報》147 期，1937.02.19。

⁵³ 參見《詩報》254 期，1941.07.04。

⁵⁴ 同註 32，1955.03。

以兩詩句畫下了久違故鄉嘉義的春色，在這幅美景當中，自然少不了鷗社友人夾道熱切的吟詩歡迎，春城、青山、流水與友人，構成了一幅絕妙的故鄉畫作，而在詩畫當中，詩人亦不禁讚嘆道：「詩味已超塵世外。」在如此優美畫作之中，詩友們朗朗所吟誦的詩味，早已超脫於這紅塵世間了。

賴氏詩作當中的美感，即是源自於他手中那枝隱形的畫筆，最後再看四首〈歲暮吟〉⁵⁵合成之詩作：

歲闌猶自擁爐吟。筆墨磨人感不禁。炭為雪深偏索價。酒因寒重未停斟。

胸懷賴有詩能遣。琴劍久為塵所侵。老我獨堅松柏操。于今方識後凋心。

老來猶不廢沉吟。那管雙華兩鬢侵。一事未成猶縱酒。萬方多難強登臨。

疎梅已報先春信。薄靄初成饒歲陰。我有一腔新熱血。隨風願化濟時霖。

此詩題名為「歲暮吟」，無法清楚得知任何畫面，而詩人開頭則以「歲闌猶自擁爐吟」為主要場景，在讀者心中畫下詩人以獨自身影對著火爐的孤寂畫像。孤獨的詩人拿起筆墨想要書寫這一年的種種，卻不禁想起連日的積雪，造成街頭火炭搶購昂貴的景象，透過畫作，看到的不僅是詩人的孤寂，詩人手中不曾放下的酒瓶，似乎也傳達給讀者寒冷之感。

一幅戶外飄著落雪，室內靠著火爐與酒瓶取暖的寂寥詩人畫面已成形，然賴氏在畫作當中亦悄悄寫下心中所思：「老我獨堅松柏操。于今方識後凋心。」儘管又是一年的結束，儘管年華也逐漸老去，但詩人不就如那老而長青的松樹柏樹一樣嗎？接著，賴氏又細緻地畫下詩人雪白的雙鬢，儘管詩人感傷於又一年的徒逝，卻止不住手中的酒瓶，然而，他畫下的並不是靜止的畫作，冬天總會過去的，窗外的疎梅又悄然報了春天的信息，詩人似乎又看到伴隨新年來到的新希望，期許「我有一腔新熱血。隨風願化濟時霖。」可知作者在詩中展露之「情」，包含了其人更大的志向以及熱情。

由上可知，賴子清的詩作雖大多為響應擊鉢而寫，然綜觀其作品可發現，不論是何種主題，他皆擅以描繪其氛圍展開詩作主題，閱讀其詩作，彷彿在欣賞他的畫作，且這幅畫僅展現於讀者的心中。然而賴子清不單只是描繪，在其詩畫作中，又富含其欲言之情，因此可說賴氏雖身為詩人，卻畫了一手好畫；在完成畫作之餘，又不失其詩人本分，確實是「詩中有畫，畫中有情」。

⁵⁵ 同註 29，1951.12。

三、風格自然，語帶鼓舞

前曾言及，賴子清詩作大多為響應擊鉢活動所作，除了參與詩作撰寫外，亦時常擔任「詞宗」一職，尤其在鷗社刊物《鷗社藝苑》當中，賴氏為該社旅北重要社友之一，更經常在刊物中「旅北同仁」專欄，擔任擊鉢詩作活動中的詞宗。在《鷗社藝苑》中，詞宗除了判定參與擊鉢詩友之名次外，經常也附加其評語在一旁。

其中，西元 1951 年八月「月課」專欄，當期主題為〈塞曲〉，賴氏在自己評定第一名詩作旁寫下「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之語，此語同樣出現在西元 1952 年六月主題〈假山〉第一名之詩作。此外，其他被賴氏評為第一名之詩作中，如西元 1951 年九月主題〈彌陀寺晚眺〉寫道「洗鍊老到妙造自然」；西元 1951 年十一月主題〈羅山絕句〉寫道「淡淡寫來足以包羅諸羅萬象」；西元 1952 年八月主題〈秋興〉寫下「意到筆隨饒有作意」。由這些簡評可看得出來，賴氏認為「信手拈來」、「意到筆隨」是構成佳作的關鍵，意即他認為詩作應依據詩題自然發揮，不需要添加多餘或華麗的修辭，而這也成了賴氏詩作中主要風格。此外，相較於日治時期其他詩人，如洪棄生詩作當中沉鬱、辛辣的風格，在其詩作當中，則帶有較為樂觀、積極與鼓舞的成分。如〈孤雁〉⁵⁶：

伶仃片影月來初。楚澤燕雲任疾徐。莫作離群孤獨感。奮飛猶足致邊書。

題名為「孤雁」，詩人亦自然的以一隻孤伶的雁子寫起，沒有太多特殊的字句，卻巧妙地呈現了雁子隻身的孤單。然而面對這樣一隻單飛的雁子，詩人在詩作中並非以顯現其失落為主，而好似語帶鼓舞的對雁子喊道：「莫作離群孤獨感。奮飛猶足致邊書」。賴氏的詩作便如此詩，一首簡單的七言絕句詩，短短二十八個字，自然巧妙地呈現主題「孤雁」，而充斥在詩作中的，則一如他滿懷希望的看待未來，孤雁雖是孤獨寂寞的，但只要努力奮飛，終有一日能完成送書之使命，賴氏在詩作當中鼓舞著孤雁，同時也鼓舞讀者。

另如前曾提及，賴氏詩作在戰後經常對於「中興」之日抱有懷想，因而此類詩作亦帶有鼓舞語氣，如〈義士機〉⁵⁷：

凌空噴射疾如鳶。擇善來歸感萬千。此日百齡懷國父。收京飛返待明年。

⁵⁶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1714 號，1932.11.17。

⁵⁷ 參見《詩文之友》25:2 期，1966.12。

此詩作亦以主題「義士機」開展，義士機在天空凌空噴射、快速地樣子有如一架紙鳶，作詩此時的西元 1966 年，正是國父孫逸仙先生百歲的冥誕，面對這百年來發生在台灣的種種歷史，讓賴氏特別緬懷起國父。在此詩作當中，詩人亦自然的以主題「義士機」寫起，同樣沒有使用華麗的字句堆砌，也沒有刻意呈現華麗的場景，此外，在詩句結語，亦不忘正面鼓勵地寫下「收京飛返待明年」，充斥著希望的期許。

由上述可知，賴子清在經營詩作以「自然」為宗旨，主題為何，賴氏亦自然地寫下他心中所想或所感的場景與氛圍，他不刻意使用特殊的文字，也不刻意添加華麗的詞藻，卻自然地構成一篇優美的詩作。而在自然、優美的詩作中，詩人亦不忘發揮樂觀、期許的本性，藉由詩題的聯想，鼓勵詩友、鼓勵讀者也鼓勵自己。諸如此類詩作，亦可見〈神木〉⁵⁸：

參天老幹綠雲垂。俯視青蒼萬木卑。漫道山深人跡少。大材終有見知時。

賴氏將此詩作收錄於自己所編纂的《台灣詩海》詩集當中，可以想見對此詩的喜愛。主題為「神木」，乃詩人故鄉嘉義阿里山的名勝景點，因而詩作熟悉的以神木的景象展開詩作，古老神木參天的高聳至雲端，由神木俯視而下的萬木似乎也感到自卑了，然而神木之所以能成為神木，亦在其生長於人煙稀少的高山上。全詩至此信手拈來，再次顯現詩人詩作中自然的風格，最終一語「大材終有見知時」更透過「神木」此物，語帶鼓勵地告訴所有讀者，只要你如神木般賦有超凡的才能，儘管或許現在也位處荒涼絕跡之地，但總有一天，你終究能一如神木般被發掘的。

賴子清詩作中不忘鼓舞之作風，由上述詩作可見一斑，類似此詩的另如〈珊瑚〉⁵⁹：

瓊枝撐月樹潛浮。積翠池中火欲流。莫置漢宮資賞玩。有光應照夜行舟。

〈珊瑚〉此詩最早發表於西元 1933 年的《詩報》，之後亦將此詩收錄於自己所編纂的《台灣詩海》當中，同樣可看出詩人對此詩作的喜愛程度。詩題為海中生物「珊瑚」，詩人立即以其外形加上想像描繪出首句「瓊枝撐月樹潛浮」，美麗的珊瑚就如同瓊枝在深海中潛伏，其鮮豔的色澤又好似旺盛的火把在水中浮流，至此，賴氏將珊瑚的外形與生態，依自己所觀察與想像描寫出來，仍是行雲流水自

⁵⁸ 同註 42，頁 214。

⁵⁹ 參見《詩報》53 期，1933.02.15。

然之作。

即便寫作對象是水中生物珊瑚，賴氏仍不忘添加末兩句「莫置漢宮資賞玩。有光應照夜行舟。」這麼美艷的珊瑚不應該只深藏於深海中，詩人藉由最末兩詩句，點出珊瑚具體的功用，同時也對讀者暗示，若讀者猶如珊瑚般身懷非凡的才能，那麼不要只安靜地潛藏於無人可見的深海，應該好好展現自己的才華，也給予需要幫助的人一臂之力。此詩同樣短短二十八個字，依循主題「珊瑚」開頭，貼切的形容珊瑚，沒有使用誇張的修飾，自然不矯揉，而在最末的詩句當中，又不忘語懷希望地藉由主題鼓舞讀者，這就是賴氏詩作當中自然真實又具有鼓舞作用的風格。

賴子清詩作由於多是參加擊鉢活動而寫，如上述所舉例的，各式各樣的景物或物品主題幾乎都有涉略，除此之外，擊鉢活動最常因應時節或節慶而訂下主題，在其詩作當中亦含有此類主題，如〈母親節〉⁶⁰一詩：

生我劬勞德匪輕。陽和母節答親情。須知百行先推孝。定省晨昏竭至誠。

此作發表於西元 1976 年，賴氏已是八十二歲高齡，面對「母親節」的詩題，依循此節日誕生的來由信手揮筆寫下了「生我劬勞德匪輕」，讚頌全天下母親的辛勞之處，接著寫出此節日的意義：「陽和母節答親情」，表示母親節的產生就是要讓全天下的子女懂得感恩與答謝母親的勞苦。最後，在面對母親節這種富含意義的節慶，他不忘提醒世人「須知百行先推孝」，告知孝道的重要，並且應即時行孝，做到「定省晨昏竭至誠」。同樣是一首短詩，在八十二歲高齡所寫下的〈母親節〉一詩，似乎更為自然而深刻，詩人依然不使用華麗的贅言，簡單的道出自己對於「母親節」的看法與心聲，最末，更以自己的人生經驗，語重心長地提醒並鼓勵世人對於孝道以及即時行孝的重要。

由以上可知，賴子清詩作的風格以「自然」最為首要，若所面對的是擊鉢活動主題，他便依自己對主題所見、所感與所知，自然的寫下詩句，賴氏不喜歡太過華麗的修飾語，也不刻意使用誇張的修辭法，文詞自然卻不失優美。此外，相較於其他詩人諷刺或辛辣的風格，賴氏的詩作顯得和平許多，這點或許和其人生經驗有關，詩人並未遭遇太多挫敗，儘管仍有辛苦處地從日治時期走到戰後年代，他依然以樂觀的心情看待這個世界，也因而在其詩作當中，幾乎沒有暗地諷諭手法，更多的是懷抱希望，鼓勵寫作的自己，同時也鼓舞欣賞詩作的讀者。

⁶⁰ 參見《詩文之友》44:3 期，1976.08。

由於賴氏作品以擊鉢之作爲主，這或多或少亦侷限了其創作的題材與表達方式，透過上述詩作可見，賴氏作品藝術技巧或許稍嫌平淡，然而其作品卻保存了諸多台灣地方風情之特殊性，而這正是其作品不凡之處。

第三節 詩作價值

本章節主要在討論賴子清所創作的詩作，賴氏生於西元 1894 年，卒於西元 1988 年，而創作詩作的時間則約爲西元 1915 年至西元 1979 年，佔了其生平很大的一部分。雖然能在報章雜誌上所找到賴氏的詩作僅近三百首，以其六十餘年的寫作歲月而言，並非是屬於多產型的詩人，然而其詩作非常與眾不同的一點，即是作品跨越了不同政體的年代，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年代，正是台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點，賴子清生長在這個大時代中，也用詩作寫下其對生活周遭的所思所感，在跨越廿一世紀的今日看來，這些詩作更加彌足珍貴。而究竟賴子清的詩作爲當時以及今日留下何種價值或成就？

前曾言及，賴子清寫詩的年份恰好可以西元 1945 年爲基準，區分成前後兩時期。在西元 1945 年以前，台灣是日本統治的殖民政體，雖然日方的統治使得台灣人民並沒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亦遭受過種種不平等待遇，然不可否認的一點，也就是此時期，日方爲台灣或多或少地引進了文明的利器或思想，例如選舉制度的實行等。而此期賴氏身爲一名知識份子，亦曾在報社擔任過記者以及編輯的工作，正好紀錄下了這些矛盾的種種，包括霧社事件所蒙蔽之處、皇民時期日方全面的宣傳等。而在西元 1945 年台灣終戰後，國民黨政體以另一種型式的殖民管制，也讓台灣造成許多傷害以及紛爭，直至民國後期台灣逐漸趨於安定，這些亦可經由賴氏的詩作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賴氏的詩作大多乃響應擊鉢活動所產生，因而詩作主題無法自訂，也較無法直接看出他當時深層的感知。

然而，在六十餘個寫詩歲月所堆砌起來的三百首詩作，在今日看來仍是相當珍貴，正是因爲賴子清生於日本殖民台灣的前一年，完整的成長於日治時期，亦曾在《台灣日日新報》報社工作，這些因素乃賴氏不同於其他詩人之處。在日本初期統治台灣時，許多古典詩人在詩作當中表達了不滿以及愛國意識，在賴氏的詩作較無法感受這些氛圍，正是因爲他成長的年代已是日本殖民年代，且生長在文學世家背景，自然地長成一名知識份子，因而透過賴氏的眼光，所看到殖民政府的日方，是較爲科技而文明的，其詩作非凡之處，即在身爲知識份子的賴氏，透過了另一個角度來觀看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

台灣終戰後，身爲一名跨越政體與時代的古典詩人，賴子清的詩作自然又有

其重要性，雖然在其詩作當中，看不到太多政體轉換的矛盾轉折，但賴氏卻默默地表達了戰後初期戰亂所帶來的苦痛，以及渴望大一統的安定心態，這些都是他詩作獨到之處。由此可知，生長在大時代下的賴氏，一路以古典詩作寫下其不同年代的感受，特別在他經歷了一段相當長久的歲月，看盡了時代變遷的起落，因而其詩作不僅是其人之傳記，亦可說是一部小篇的台灣史紀。

賴子清在台灣成長，特別是他一生正好經歷過台灣重大起伏轉折年代，對於台灣自有濃厚之情感，同時賴氏一生密切接觸古典詩作，不僅喜愛閱讀古典詩作、編纂古典詩集，同時自己也嘗試創作古典詩。此外，生於嘉義的賴氏，正好成長於古典文學重鎮的嘉義地區，亦參與了許多古典詩社，即使後來喬遷至台北，仍與嘉義詩友保持密切聯絡，這點在鷗社刊物《鷗社藝苑》當中，幾乎每期都可在「旅北同仁」專欄見到賴氏筆墨便可得知。賴氏不但吟誦詩歌極少缺席，同時更擔任詩社重要幹部，一生幾乎都在接觸台灣的古典文學，對古典詩社關懷之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這亦顯現賴氏詩作的可貴處。

前曾言及，賴子清一生刊登於各報刊雜誌之創作詩作近三百首，詩人花費了六十餘年寫下這些詩作，而這些詩作約高達三分之二，都是產生於大大小小詩社的擊鉢活動，賴氏有時參與擊鉢活動，有時乃擔任評判的詞宗，無論如何，皆可顯現詩人之熱衷於古典詩社，不僅喜愛欣賞，更積極響應詩社的文學活動。因而，賴氏的詩作不僅紀錄下不同的台灣史，同時點點滴滴更是紀錄下自己對台灣古典詩的喜愛，以及表達對台灣古典詩社熱切之關懷。